

第二章 曾心微型小说的丰富内涵

泰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始于 60 年代，由方思若先生主编的《曼谷新闻》的文艺版“曼谷公园”首次刊载。70 年代泰华报刊虽有微型小说发表，但因数量有限，未成气候。直至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泰华作协会长司马攻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于 1990 年下半年一气发表了 30 多篇微型小说，很快就在泰华文学微型小说创作之河，掀起层层波澜。在他的带动和泰国华文报纸文艺副刊的大力提倡推动下，泰华微型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一次热潮。^[5]在这次创作热潮中，泰华微型小说的特点清晰可见：

第一，落点实，视角广。多数从现实生活中提炼题材，以现实摹写式的写法为主。立足现实，一人一事一议，结构完整，简练明晰，以小见大，没有空泛，不见模糊，结局以外，意蕴颇深。

第二，能把握微型小说的基本特点，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特别注重揭示人物心境，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鲜活动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三，求“全”有余，留“空”不足。留给读者思考的“虚境”不够，描写“实境”惟恐不足。如何解决：就事论事、只顾求“全”、缺乏想象是摆在作家面前值得深思的问题。克服苍白平庸还是存在的主要缺陷。

第四，作家队伍中老年居多，新生力量和青年作者少，以及创作模式缺乏多元化、语言叙述方式单一也是存在问题之一。^[6]

这一高潮到 1991 年底暂告一个段落，但泰华微型小说的创作并没有沉寂。

1993 年首届“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的举办，如战鼓催春，迎来泰华微型小说第二次创作热潮。泰华作协与《新中原报》作为大赛联办单位，积极行动起来，作出极大贡献。司马攻在《新中原报》“大众文艺”版发表了 10 篇《小小说漫谈》，详细阐述微型小说的创作特点，微型小说与散文、诗歌的关系，海峡两岸、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微型小说的发展概貌，介绍名家，分析名作，促进了泰华微型小说第二次热潮的再次勃兴。

曾心以《蓝眼睛》，参加了此次大赛，并获奖。

就微型小说作品创作数量而言，1995 年是丰收年，各华文报刊的文艺版发表微型小说约 400 篇。专辑也由 1991 年 4 月出版的第一个微型小说集发展到 4 个微型小说集。就作品质量而言，由“大赛”所带来的第二次热潮的作品质量，远超第一次。

在此次创作热潮中，再看泰华微型小说的特点，已经明显区别于第一次：

第一，内容含蓄和寄意深刻的作品增多，它们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在本次高潮中产生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突出表现。如司马功《独醒》集中的一些作品，曾心的《蓝眼睛》，老作家姚宗伟的《他找到了出路》和其他作家的作品。

第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这是在泰华微型小说第二次创作热潮中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如司马攻《花葬吟》中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波子《快感机器》、钟子美《奇石》的题材选择。

第三，语言叙述方式呈现多样化的局面。^[7]

这一时期，泰国作家被微型小说热潮所袭，一时间很多作家开始涉足微型小说领域，新老作者的佳作不断涌现，大有群星灿烂、目不暇接之势。单就创作微型小说的专业作家来说，就有司马攻、陈博文、曾心、马凡、倪长游、郑约瑟、曾天、老羊、黎毅、林牧、钟子美、梦凌等人。他们风格各异、题材不一、独具擅长，各领风骚。而曾心的微型小说则“言简意丰、言简意赅”，其现实社会意义突出，艺术上独具特色。具体表现在：题材上的拓展、主题的深掘、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创作上的艺术特色。

在泰华文坛众多作家中，曾心先生的微型小说是独具特色的，这一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节 选材注重社会意义

以广阔的艺术视野在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广阔取材，显然是曾心微型小说创作的最突出特点。

曾心曾说：“我经常徘徊在一个窘境中，觉得一般素材到处有，有内涵的素材真难找。也许我的选材太注重社会效能了，偏重选些人生遇际，社会现实与历史遗留的碰撞，如华教式微，道德沉沦，思想代沟，经济危机，也喜欢写些有民族意识的，或由民族意识生发出世界意识与国际意识的东西。显然，这种选材有利于主题深化的开掘，但也是一种自我设限与束缚。”^[8]

正是这种“自我设限与束缚”，曾心在努力寻找极富内涵和极具社会功效的素材，以期主题的深化开掘。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在泰华社会的广阔丰富的现实生活中独具慧眼地选取了泰国华文教育、海外华人的“根脉”、社会道德、伦理和泰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四个方面的创作题材。

一、泰国华文教育题材

二战结束后，中国的战胜国身份提高了海外华侨的地位，加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泰国所采取的友善态度，使得泰国政府大大改变和重新调整对华侨的政策，不但宣布战争时期被封闭取缔的华校可以复办，而且还准许新办的华校华报无条件注册。泰国的华文教育、华文报纸以及华文文学在 50 年代大道理前所未有的全盛期。然而，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期，泰国政府对华侨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逆变。华侨、华人的活动受到了诸种限制，华校华报更是因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纷纷关闭，泰华文学再次限于相当困难的境地。^[9]曾心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进了联侨学校，只读两个月，学校被封了”。^[10]亲身感受了泰国华文教育的大起大落，是同期作家中对这一历史事件最有资格的描述者之一。他对华校、华报、华文教育的兴衰有着切肤之痛，所见所闻是丰富的，体验又是深切的。因此，曾心在其微型小说创作的整个历程中，始终执着于华文教育的题材，写出了一批以华文教育为内容的微型小说。毫无疑问，他是对华文教育描绘得最多的泰国作家。可以说，华文教育这一历史事件由于曾心在其微型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人物，才在泰华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积极的突破。

在这些作品中，曾心以极大的热情抒写了与泰华文学息息相关的泰华华文教育——海外赤子衷心表现的爱国主义的崇高主题和情怀；有力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后，对泰华文学及泰华华文教育的摧残；揭露了

泰国右派军人政府对泰华华侨、华校、华报和华文教育严酷镇压、无理封闭的野蛮行径；无情地斥责了泰国政府对泰华华文教育的恶毒封杀，用独特的表现手法歌颂了人民尤其是泰国华人反对封杀华校、要求学习华文的心声。这组华文教育题材的微型小说，以 1993 年发表的《蓝眼睛》为发端，计约 9 篇左右。著名的微型小说作品有《三愣》、《互考》、《种子》、《李嫂》、《土地》、《三杯酒》、《第一百零一例》等。

曾心写泰华华文教育，不仅仅写泰华华文教育前进的脚步步履维艰，也写泰国的炎黄子孙为了华文教育的香火延续和世代相传，所做的艰辛努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同时代的泰华微型小说作家相比，曾心的这类作品中更多地渗入了作者对泰国华文教育的崇尚和反思。曾心作为泰国华文教育的参与者，作为泰华文学的创作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作为泰中文化交流融合的使者，他看清了泰华华文教育的实质，那是泰中人民世代友好的坚固桥梁，是泰华文学的丰厚土壤，是泰中两种文化交融的强大基础。泰华华文教育题材的深入拓展，这在泰华其他微型小说作家的微型小说创作中鲜见。曾心以如此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泰华华文教育的重要意义，为泰华华文教育题材的微型小说增添了新的内容。严酷的生活教育了曾心，泰华华文教育的起落沉浮，使他看清了华文教育的支持者和泰中两国的人民与华文教育的反对者以及统治者对于泰华华文教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他在一篇文章中形象地说：泰华华文教育，“像一粒摧而不残的种子，依然顽强要发芽”！

由于微型小说体裁和篇幅的限制，作者没有在广阔的背景和复杂的情节中，全面地展开泰国各阶层、各类型的华文教育，他往往是通过描写一个插曲，以小见大地将对泰国华文教育的关心和爱护展现出来。例如微型小说《互考》，截取了华文教育中的一个很小的横断面，生动地反映出旅居泰国的中国侨民对于祖国的深切爱戴，对华文教育的钟情和热爱。

小说《互考》集中表现了中华文化在泰国薪火相传的深刻主题，其中有三个人物：阿公、阿爸、小妮。文章仅仅是围绕“万里长城”究竟多长这一简单的问题而展开的。一家三代人，由于所处的背景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所受的华文教育程度也就不同。阿公没念过书，虽在长城上留影，却不知道长

城的长度；阿爸虽是华裔，却不看懂华文，即使面对书本，也无法知道；最后只有小妮高声朗读：“长城全长五千余里……”。小说的娓娓余音，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考。

更可贵的是，曾心在深刻地揭示了泰华华文教育式微的同时，也含蓄地指出泰华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壮大，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缺一不可。外部条件是外部政治环境的宽松、中国的日益强盛对泰中关系的影响；内部条件是华文教育工作者锲而不舍的努力都是决定泰华华文教育的关键。《三愣》中的一皮箱捐款就是这种情况凝练而巧妙的艺术概括。

作为泰华华文教育的亲身体验者，曾心亲眼目睹了泰国华文教育存亡兴衰，艰难曲折，历尽苦难，苦尽甘来的全过程。所以，曾心泰华华文教育题材的微型小说，成为我们了解泰华华文教育的重要材料。在他的微型小说中，几乎很少触及历史的、政治的问题，但他作为泰华华文教育的见证者，对泰国的华文教育问题进行了严正的思考，并给予泰国华文教育公正的评价。

二、海外华人的“根脉”题材

在泰华文学中，海外游子往往成为微型小说创作中的主要题材。曾心自己就是这个海外大军中的一员，熟悉这个阶层的一切。他是海外游子在文学上最重要的代表。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中国唐朝著名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游子思乡、恋土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产生过数不尽的思乡情愁、故土难舍、家园怀旧的诗文篇章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句，这些名篇佳作时时撩拨着天涯游子的故园乡思。

数百年来，随着华人大量涌入泰国，泰国的华人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构成了一个泰国境内特殊的社会阶层，它所特有的社会属性逐渐显露出来。曾心祖籍潮汕，出身于泰国华人的家庭，他以一位海外华侨、天涯游子的特殊心态，从他所熟悉的海外华人这一特殊群体切入，反应其追寻血脉相连，回归祖国的探求和思考。和其他作家相比，曾心更善于营造一种思乡氛围，塑造天涯游子的典型形象，揭示和描写海外华人这类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和思乡情怀，

刻画炎黄子孙的中华血脉和落叶归根的深刻主题。他以一系列游子思乡的微型小说深刻展示了游子们在海外的生活状况、生存条件、思想感情、精神状态，为泰华文学展现出一个特殊的社会生活图景。

这方面出色的作品有：《土地》、《三杯酒》、《家规》、《蓝眼睛》、《互考》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曾心不仅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鲜明的海外游子形象，还高度赞赏和歌颂了他们热爱祖国的真情实感。

微型小说《土地》以第一人称写成，通过对主人公李国土的成功塑造，把游子思乡，落叶归根的情感抒发的淋漓尽致，十分精彩：

今晚，李国土约我到他公寓，说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即将脱稿，帮他定个书名。

自传体长篇小说脱稿，须定书名，这是大事！“我”怎能推辞？于是匆匆赶来，走进书房，只见李国土埋首臂弯，伏案睡着。“我”以为他太过劳累，便没有喊他。谁知他竟然在奋笔中与世长辞，临终前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就在人们翻阅他的手稿时，看到了手稿中的主人公——李国土的话：

我出生在闽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是那里的山水把我养大。台北给了我一个打不烂的技术铁饭碗。泰国给我一碗永远扒不完的香米饭。万一有一天我走了，请把我的骨灰分为三份，分别撒在闽西——台北——泰国的土地上。所剩下的身外物，最终的心愿是能在出生地建间小学，让我在天之灵能天天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这无疑就是李国土自己的心里话，也是曾心的心声，更是亿万个海外游子内心世界的强烈呐喊和共鸣。

三、社会道德、伦理题材

在题材方面，选择什么，舍弃什么，是受作家的世界观支配的。作家所热爱或者所憎恨的，所肯定的或者所否定的和能够唤起想象的事物，都不能不受他思想感情的制约。在曾心的微型小说中，有不少关于社会道德、伦理的题材，这是他根据泰华社会的真实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而筛选的。在曾心之前，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涉及到这方面的题材，这是因为泰华社会中除了华教式微，就要数传统道德伦理的沉沦了。这两种社会现象，是泰国华人社会的两大危机。^[11]

泰国华人社会中的老年人是现时泰国华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很多作家在描写这类题材上，多把老年人看作是社会问题，对那些被儿女所抛弃的孤寡老人给予道义上的声援和关怀，通过老年人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对那些不肖子孙的愤怒。

曾心对泰国华人社会的老年人十分关注，他满怀人道主义情怀，对泰华社会中老年人的遭遇、心态乃至通病都明察秋毫、体贴入微。

曾心笔下的老年人是泰华社会“老年人问题”的真实写照。作家趁着为泰华社会的老年人问题把脉之际，也为泰国华人老年社会诊出了病症。读曾心这类题材的作品，会有惊心动魄之感，同时也会引发社会救助的强烈责任感！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人有自己固守的人伦道德观念。在中国的古代封建社会，如果你不能“尽守孝道”，那么你将深受谴责无法立足于社会。但是，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的“孝道”观念开始淡漠。这种以精神文明的巨大滑坡为代价而换来物质文明的迅速提升，是得不偿失的！

这些漂洋过海，只身来到海外，在异国他乡卖命打拼的老一辈华人华侨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们会大事小情都和自己的祖国联系在一起。“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身处异乡，却固守着悠久的中华文化与道德，强烈地关怀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他们为生活所迫，也许会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但他们不甘沉沦，绝不堕落，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德，在他们身上闪烁光芒，薪火相传。然而，新一代人却在资本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中，迅速沦为金钱的奴隶。

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被这些年轻一代忽视抛弃！为了形象地揭示这一主题，作者把泰国华人世界中的新一代和老一辈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通过他们的言谈话语，具体行动，告诉我们：“华人的传统是‘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可现实生活中，这些老的传统早烟飞云散”！^[12]《老泪》《钥匙》等小说就是描绘那些泰华年轻人丧尽天良，违背孝道致使泰华老人晚年孤独凄惨、生活痛苦这一社会现实的优秀篇章。

小说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作家的特殊经历，使他能够比一般人更多地看到当今社会，看到人间的现实生活和世态炎凉；使他能够比一般人更深刻地体会到表象后面的酸甜苦辣，体会到社会最下层、普通人的人生百味。

曾心手中有两样法宝：一手是一支饱蘸浓情的笔，另一只手则是映照社会现实的镜子。饱蘸深情的笔，可以描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寓深刻的道理鲜明的人物形象之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读者掩卷深省；映照社会现实的镜子，则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把蕴涵于现实生活表象背后的道理，展示在读者面前。《老泪》就是绝好的证明。小说描写了泰华社会的一个老年人一辈子含辛茹苦，惨淡经营，终于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小店。行将暮年，于是把小店的经济大权交给对自己貌似十分孝顺的儿子。开始，老人虽然“退居二线”，但在“钱”上，还是和以前一样，照常钱柜里拿些零钱买烟买酒，甚至应酬亲友。可为时不久，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人拿钱时，竟然遭到儿子、儿媳的教训！此时，双方的矛盾犹如火山的岩浆，一触即发。作者通过新、老两辈人的水火不容的家庭经济矛盾，折射出老一辈人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甚至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并没有世代相传。而泰华社会的新一代人，则在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大染缸里，被彻底腐蚀掉了。

作者忧愤深广，填补了当代泰国华人现实主义作家对老年人生活描写的空白。他深刻地揭示了泰华社会老年问题的社会现实，丰富了世界文坛的老年形象画廊。

四、泰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题材

如果说在泰华文学中，司马攻是“泰华微型小说创作”的先驱者，那么，曾心则是“泰华微型小说创作”积极响应的跟进者。

众所周知，小说的成功，最至关重要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同时这也是小说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曾心在自己的微型小说世界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上至达官显贵，下及贫民百姓，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据不完全统计，在《蓝眼睛》这部微型小说集中，40篇作品，涉及人物115个（第一人称不计算在内）。虽然篇幅短小，这一百多个人物，却都被写得有血有肉，生动鲜明，音容笑貌，宛在眼前。

我们说，无论微型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要以人物为中心，因人而生事。在一切社会活动中，人是中心，有了人，有了人的活动，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有事。“事”是人活动的结果。所以老舍说：“人物是故事的主人。”^[13]所以，文学创作都是以写好人物，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和责无旁贷的最高准则，微型小说创作当然也不例外。文学创作，首要做到的就是要抓住人物，抓住了人，由人出发，也就抓住了本质，也就可以既集中而又广泛地向读者展开广阔、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了。曾心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抓住生活中的各色人物，给他们画像，画像时有褒有贬。对自己心中所向往的、所希望的，便给予热情的赞美与讴歌。曾心的赞美与讴歌，不仅仅倾注了自己满腔的激情和正义，而且赋予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也和作者同样激情满怀，是非分明。他们或手足情深，慷慨解囊，急人救难，如《头一遭》中的汉平；或久居繁华喧闹、物欲横流的大都市，却心灵纯洁，一丝不染，如《老店主》中的店主夫妇；或嫉恶如仇、奋不顾身、路铲不平，如《断臂》中假扮乞丐的失业者；或不求名利、悬壶济世、祛病救命，把最后一口气也献给患者，如《三个指头》中的“朱半仙”；或同病相怜、相互搀扶、共度难关，如《躲债》中的顺通和通财；或不畏人言、敢于坦陈真相，维护社会安全，如《社会的眼睛》中的粿条伯；或屈己从人、无私奉献，如《三愣》中的张亚牛；或舍身救人，最后连自己的尸体也奉献给医学，如《捐躯》中的玛妮老师等。

纵观曾心小说中说描写这些人物，我们非常容易地看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些人物几乎都是我们身旁司空见惯的小人物。在115个人物中，只有两个“官儿”，不属于平民百姓。一个是泰国的前民代某部长；^[14]另一个是中国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15]

曾心自幼生活在泰国，对泰华社会生活非常熟悉。他的所有作品大都是描写泰华社会以及生活在泰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些作品从各个角度出色的再现了泰国的自然风光、人情世态、风俗习惯，尤其是旅居泰国的华人世界。使泰华文学画廊里多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图景。

《头一遭》的篇幅并不长，是一幅将军返乡的人物素描。它通过紧张婉转的叙述，在美好的亲人相会的背景上，勾画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军人的高大形象：光明磊落、幽默风趣、机警果断、急人救难，对于这个人物，曾心称之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说他最“爽直豪放”。^[16]

《头一遭》是这样描写的：

一九四四年，我的朋友汉平，越洋过海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从普通一兵，到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今天下午，他首次回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泰国访友。在机场相见时，我给他挂上香喷喷的茉莉花环。他鞠下结实高大的身姿，爽直豪放地笑。我紧紧握着他那握过枪，打过“鬼子”的手，“也憨憨”地笑了。

汉平一出场，就让你感到了他的“结实高大”。因为汉平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扛过枪，打过“鬼子”的英雄！是从普通一兵成长为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将军！他这次是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到已经阔别五十年的故乡。我们不仅仅看到“结实高大”，还能听到他“爽直豪放”的笑。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不由不跟他一块儿“憨憨”地笑。作者的描写十分细腻：他身材高大，我为他挂上香喷喷的茉莉花环，他必须低头，低头还不行，还要鞠下身来。寥寥数语，汉平就站在了你的面前。作者精心细致的描写，难道仅仅使让读者看到一个“刚强铁汉”吗？作者是在为塑造人物进行必要的铺垫。俗话说得好，“无情未必真豪杰”，作者的真正意图是想揭示，军

人威武刚强的外表下面，埋藏着滚烫的深情，那是大地深层的岩浆！紧接着作者抛出悬念，话锋一转：

出乎意料的是汉平的哥哥汉祥没到机场接他。

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理解。因为：

本来他俩的关系亲如手足，在中国动乱期间，汉祥还两次晓行夜宿到江西“干校”探望他。今天出现的情况，即刻在他敏捷眉宇间凝聚成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虽然表面上凝聚在汉平的“眉宇间”，实际上系在了读者的脑海里，读者不禁想问：究竟出了什么事？直至深夜，才打电话找到汉祥的女儿碧尼。从她口中得知，汉祥夫妇已经接到汉平来泰国的电报，却没能去接他。此时父母在哪儿，她却不知道。汉平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阅人无数。凭他的经验，警觉地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于是决定，立即去见碧尼！不出所料，一个更大的意外情况摆在汉平面前：原来汉祥生意失败，无力偿还借款。债主前来逼债，无奈之中，只得落荒而逃。汉平问明情况后，知道得更清楚了，哥嫂变卖了整个家产抵债，还欠人家三十多万泰铢。面对如此窘况，汉平一个中国的退伍军人，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何为？一来，谁都知道，中国军人的财力，二来，这是在泰国。你两手空空，也只能仰天长叹。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然而事实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汉平不仅仅能驰骋疆场，还能“驰骋商场”。五年前已经“下海经商”，早已经先富起来。最后，汉平拿出十万港币，急人救难。这是一篇写得极为巧妙的作品，一开始就让人疑团丛生：弟弟远道而来，哥嫂避而不见，原却是因：罗锅上山——前（钱）紧。谁都知道，中国大陆穷亲戚多，可能是哥嫂怕给弟弟花钱，所以才唱“空城计”。殊不知，恰恰相反，这次却是“解放军急人救难”。弟弟援手相助，慷慨解囊，

帮哥哥躲过灾难。情节的曲折固然重要，但是在曲折发展的情节中，作者埋下一棵感情的红线，并让它贯穿始末。

小说结尾借作者之口，深化主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显现成功，让海外的亲朋好友看到了从来没有看过的“头一遭”。

但是，由于作者过分追求人物运筹帷幄的能量和急人救难的光辉，所以小说中的汉平，不免让人感觉到斧凿的痕迹。因为，“将军下海经商”，在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不大可能的。

曾心笔下的小人物，并非都是光彩照人，高大完美。事实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往往是伤痕累累，遍体鳞伤。甚至伤痛是伤在心灵上。有人说：“心灵上的创伤是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作者对这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弱小生灵，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同时，对于那些给挣扎在生活底线上的小人物带来伤害的始作俑者，给予了无情的鞭笞！

《流血》的主人公是一个泰国东北部山村的女子——娘田，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娘田五年前在曼谷的一个建筑公司当职员，由于面貌姣好，被老板看上，暗中偷情，不久怀孕。为不让老板家庭破裂，她自我牺牲，回到东北部老家。老板心肠还“不错”，每月暗中给她寄来一点儿生活费。就这样娘田在乡下，独自抚养女儿。时间一晃就是四年多。

偶然的让她见到了老板。她顾及老板的脸面，没有当众相认，写了张纸条，约他到家中相见。结果，娘田空等一场，直等到鸡叫黎明，心里无法愈合的伤口鲜血泊泊……世界上的事情，十有八九不如意，往往事与愿违，善良的人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难以见到“好人好报”，那只不过是人们美好的希冀。

曾心爱憎分明，但在作品中没有一句说教、评判和议论，这正是其高明之处。作者让那个应该受到自我良心谴责，受到舆论批判的老板，出场几乎没有一分钟！但作者爱什么，憎恨什么，却深深地烙在读者的心上。

《流血》人物塑造极为出色。小说一开始，就把人物设置在一个典型环境之中：

宋干前，旱情严重，东北部某山乡，连村民喝水也成问题。

娘田肩上挑着一担空水桶，手上牵着刚满三岁的女孩，一早就赶来，要到村长家门口等待几十公里远的水库抽来的水。不料路上不小心，母女一起摔了一跤。女儿哇哇地哭起来。

“孩子，跌伤了没有？”

“妈妈，有血！”

娘田一脸紧张，忙抱起孩子，从头到脚地检查：“孩子，哪里流血？”

女儿指着妈妈的裤管上：“这里有血痕！”

娘田翻起自己裤管，发现小腿有一道伤痕：“孩子，妈妈只摔破点皮，没什么，只要孩子没摔伤就好了。”她那紧张的神态消失了，脸上反而泛起一丝微笑。

这是一个典型的母亲形象，百般呵护女儿，只要女儿没事，母亲的一切都不在话下，一切都何以牺牲。更何况腿上仅仅是一道小小的伤口。但是这个小小的伤口，是作者别有用心安插在小说中的伏笔，以此来暗喻女主人公心灵上的巨大创伤。

作者让那个负心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间，不过是一个镜头中的一个晃动。就是这个晃动，让人们认识了人世间的丑陋。

水库的水被顺利地抽上山来，人们欢天喜地，欢呼声震天动地。此时，作者借村长的手，揭开了负心人的真实面目：

“乡亲们，今天的水能到达我们的村子里，我们首先应当感谢这位头家（老板）的鼎力支助！”

一时所有的眼睛都对准那位老板，也许村长为了讨好老板，让大家更能看清楚他的面目，便伸出手来，摘下老板的帽子；而老板自己也取下鼻梁上的墨眼睛，咧开厚厚的嘴唇，憨憨地笑着，接受群众的欢呼。

老板见到山村旱情严重，支助抽水，受到群众欢呼，应该说是个好人。作者欲扬先抑，外表的道貌岸然，不能遮掩内心的龌龊！当娘田认出这个支助人，就是自己女儿的父亲时：

她本想蹲下身告诉女儿：“那就是你的父亲。”但怕女儿一时接受不了；又想趋前叫他一声，又怕自己低贱的身份让他在众人面前失去荣光。

于是，她急忙躲到一个角落，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递给他。

我们再看老板的表现，一个伪君子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

只见他——老板打开一看，脸色嗖地变了色，忙把帽子与墨镜戴起来。

难道像这样的人能够对娘田负责任吗？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对女主人公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同时也是对老板最无情的鞭答，更是对这种丑陋的社会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批判！娘田望着门前那条弯曲的小路，从夕阳西下，到夜色朦胧，从夜色朦胧，到深更半夜，从深更半夜，到鸡叫黎明。她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女儿被惊醒后问她，是不是腿上的伤口痛？

这一问更叫娘田伤心，紧紧把女儿抱在怀中。此时此刻，她不仅眼泪顺着两颊流进嘴里，而且胸口微微发痛，似觉心里也在流血……

这确乎是高等画家的手笔了。的确，受骗上当的苦头娘田已经是吃过不少了，但当她看到旧日的“情人”，难免有燃起希望的火花，然而，当娘田意识到这美好的希望又一次破灭时，流出的眼睛中已经不再是泪水，而是心中的鲜血……这样出神入化地对小人物进行刻画，使读者深入地了解到她的内心世界，深切地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曾心对社会底层小人物题材的拓展，还在于他描写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小人物，他不仅仅彰显他们淳朴善良、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积极奉献的一面，与此同时，也揭示出他们身上所存在的自私、愚昧与保守等种种不良习性。这些小人物，不少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整天足不出户，从未外出见过世面，不仅见识浅，而且也很难接受新的观念、新的事物。他们固守自己的天地，既没有改变现今生活的勇气，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畅想，只是平平淡淡、不明不白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第二节 主题的深掘

曾心小说主题深刻的原因是由于他的作品十分关注对人物人性的剖析与刻画。他的很多小说描写人在金钱等物质欲望的驱使下，被金钱所异化，丧失了自我，人性发生了扭曲，以至失去人性的悲哀。他对金钱对人性的扭曲社会现实的描写是深刻而真实的，读罢令人掩卷深思。

针对这一点，有人这样评价曾心：“由于悬壶济世是曾心的主要职业，因而，他有机会去广泛地接触社会，体验生活，了解百姓疾苦与心态，感悟人生，把他‘不忘济世仁心’的宽容敦厚爱心化为一篇篇温和淡雅的文学作品。曾心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充分洋溢着人性美的极致——中和之美。”^[17]

曾心的笔下的触角曾多次深入到泰华社会中的老年生活，描写他们的现实生活，甚至揭示了老年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展现了泰华社会老年人生活中种种尖锐而复杂的家庭矛盾、社会矛盾。由于曾心从事医生的职业，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老年病人，所以对这些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了如指掌，所以写起

这类题材来，得心应手。曾心将家庭尖锐复杂的矛盾表现在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小人小事中，它的根却存在于人性当中。曾心揭露的是人性的冷酷、残忍和无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的争斗更可怕。他对人性本身的挖掘，对人类本身的关照，也留给我们关于自身的思考。可以这样说，曾心是人性的捕猎手，他对人性的挖掘令人叹为观止，他很善于在日常的小事琐事中，揭示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让人笑，也可以让人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曾心最擅长以独特的视角，去挖掘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在《老泪》中，老店主陈五前前后后的变化和遭遇，令人唏嘘。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对老店主陈五掬一捧同情之泪，而是把三个人物（陈五、陈五的儿子陈雄、陈五的儿媳）捆绑起来放到一个焦点上“烤”，^[18]无情的鞭笞作为老店主陈五的儿子陈雄在继承爸爸生意的前后“表演”。老店主陈五的作为和经历，正是老一辈华人的传统观念和新一代子女孝道沉沦的尖锐矛盾，水火不容。激烈争斗的结果，以老一辈退缩而告终。曾心对人性几近残酷的挖掘和揭露，正是作者在目睹了大量事实之后严峻思考的产物。《钥匙》则描写了一个练气功的老人，在每次发功后都在哭。这是曾心解剖刀下，又一个被切开的真实人性。李伯发功时的泪与陈五被儿子训斥后的泪有同工异曲之妙。都是源于子孙后辈的不肖不孝，被剥夺了晚年的幸福生活。

在曾心笔下，泰华社会的老年人问题触目惊心，人间亲情的温暖早已被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悲凉所替代。《老两口》从开篇就以冷漠的文字，通过对话表现出两位老人晚年生活的悲凉。

屋顶又漏水了。

陈育才与他的老伴各自忙着拿起面盆与水桶上二楼接水。

老伴望着嘀嗒嘀嗒的雨水说：“也该叫人来修理了。”

陈育才皱起苦瓜脸说：“现在哪有钱修理呢？”

“就把存款取出来用。”

“哦，存款？”陈育才像瘪塌塌的皮球不声响。

他们的对话，真实而又残忍地透露出雨夜中两位老人的惨状。陈育才为什么“像瘪塌塌的皮球不声响。”原因很简单，那笔存款早已不存在了，老夫妻的全部家当都给了去美国留学的儿子。这笔唯一的存款也让陈育才背着老伴给了儿子。父母的付出当然希望得到回报。结果，儿子在两位老人的热盼中回来了。意想不到的，儿子不但没有带给他们希望的东西，反而要了两位老人的命！曾心的话题就是老人，他对泰华老人世界的现状耳濡目染；对这些老人深切同情；对那些不顾父母死活的不肖子孙深恶痛绝！不可否认，作者在此告诉人们这是一种隐含在孝道沉沦下令人惊悚的罪恶。这种麻木、无情的罪恶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曾心对人性的思考和挖掘，并不是单一层面的。《三杯酒》为我们展示的则是深爱祖国，深爱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的人性。

《三杯酒》虽为短章，故事曲折动人，意义蕴含深刻，是难得的佳作。小说一千三百余字，将海外华人心系中华，热爱祖国，情钟奥运，宣传中华文化的赤子之情表达得感人至深，尤其是开始部分，对“赢”字的妙解，真是令人感喟深长。

小说是这样开篇的：

故事发生在 2001 年 7 月 13 日的晚上。

平日老陈夫妇早睡早起，可是今晚已九点半了，还坐在看电视。突然老陈霍地站起来鼓掌：“猜甬！我们赢了！”

刹那间，荧光屏上出现北京城一片欢腾。一条大横幅亮出：“我们赢了！”老伴急拉着他的裤腿：“老头子，第三个字怎么读？”“读作 ying 字。”“什么意思？”“就是胜利嘛！”“真难写呀？”“你以为要赢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你看赢字上头是个‘亡’字，要拼死才能赢。中间是个‘口’字，要万众一心宣传才

能赢。下面并排着三个字：一是说要日夜工作；二是说要花钱；三是说赢了也别趾高气扬，要以平常心对待。”“哎哟！看你平时像头蠢猪，怎么今天变得这么聪明？”“我也不知怎么的，脑子会这样豁然开悟。”

一个“赢”字，却也能道出如此多的道理。这段对话十分精炼，老陈关于“赢”字的“说文解字”，简直是精彩绝伦！那一句“就是胜利嘛！”口气中显露出何等的自豪，何等的欢欣鼓舞！而后对“亡”、“口”、“月”、“贝”、“凡”五个字的解说，又是多么精辟有趣！从老陈对“赢”字的解释中，读者可见老陈对中国的申奥历程多么关注，理解多么深刻，感受多么深切！他那火红的中国心又是多么感人啊！一个“赢”字的解说，真有一石三鸟、一以当十之妙，老陈的形象、性格、境界、心态、期盼，都凸现在读者眼前了。

中国近百年来饱受屈辱，历经苦难，几代人血泪拼搏，苦苦期盼，终于申奥成功，将等待2008年8月8日这一天扬眉吐气。此时此刻，面对北京城的一片欢腾，怎不令海外华人、漂泊赤子心潮澎湃，几至泪下。曾心相信，当圣火点燃、礼花炫目的那一刻，海内外龙族华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情的。龙子龙孙真诚的心声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如此传神而精彩地表述出来，读者无不动情。

小说的题目，很明显地揭示了文章的“一唱三和”，一杯，两杯，三杯酒正是小说的“文眼”！

喝酒，干杯，这再自然不过，但有讲头儿的是祝酒词——为什么干杯？谁能想象出这三杯酒的祝酒词呢？

第一杯，不难。为申奥成功。第二杯，第三杯呢？能猜到，寥寥无几！这才是“一坡三陡”。而经过陡坡后，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意图。

作者把第一杯的谜底一下子亮给读者：

第一杯，祝中国申奥赢了而干杯！”大家欢乐地站起来，举杯：“猜唷！”

第二杯则不然，曾心和“老陈”一起卖开关子：

第二杯，老陈把酒杯停在半空中，卖关子似的。大家面面相觑。女儿凑近妈妈的耳边嘀咕，妈妈摇摇头。男孩站起来，想要说“祝爸爸活到百岁而干杯！”可爸爸不但不碰杯，反而把酒杯放在桌上，朝着孩子们说：“你们昨晚的来电，让爸爸想了一夜……”子孙们顿时鸦雀无声，只见爸爸一字一句地说：“大家都有个共同心望，再过八年要到北京；但你们想到没有，除了健康身体和金钱外，还需要什么？”孩子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想到北京还有个语言问题。”“爸爸，不懂有人会翻译嘛！”“翻译总不如自己会说，是吗？”“那当然。”“因此，我想了又想，从这个月起，都学中文去。”孩子们瞪大眼睛，伸长脖子：“什么？学中文。”“是的，学它八年，到时去北京说话就没问题了。”男孩说：“爸，我早就想学了，可是老挤不出时间。”女儿说：“爸，我也很想学，就是整天要看管这几个调皮仔。”父亲沉思片刻说：“你们每星期天不是要来家里共进晚餐吗？”孩子们应一声：“是啊！这已是老规矩了。”“这样好吧，从下个星期天起，你们提早两个钟头到家来，我当你们的老师。”孩子们一听都乐了，即刻把酒杯举得高高：“爸爸，干杯！”“干杯！”爆起一阵“猜唷”声。

至此，小说透露出作者对几十年来南洋华人中华文化中断的隐忧，表达出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忧患感和责任感，这一点也是非常感人的。没有切肤之痛，没有亲身经历，断不能够有此深沉，有此悲愤，有此目光，有此抉择！至此，只觉得此时手中的这第二杯酒，分量突然加重了几！谁还能轻易地举杯？

只觉得，这第二杯的祝酒词如同滚烫的岩浆，注进了读者的血液，在胸中沸腾。此时的一席话，不仅仅震撼了在座的子孙，也震撼了所有读者的心灵。

第三杯酒，人已微醺，话虽含蓄，话锋则更加犀利，目标更加明确，对子孙后辈要求的高度难度更上一层楼：

几个孙子也吵着要学中文。老陈朝着孙子们说：“好，让婆婆教你们。”

老伴有些愕然，瞟他一眼，好像要说，“你别开玩笑啦，我才懂得几个字，能当老师吗？”老陈故意当作没看到，笑着对孙子们逐个盘问：“你们喜欢什么体育？”一个说“游泳”，一个说“打乒乓球”，一个说“踢足球”……。公公抚摸着他们的头憨憨地说：“你们真是幸运儿，千年等一回；现在要加紧苦练，再过八年，你们正当年轻力壮，以泰国代表队到龙国参加奥运会，一定要多拿几个奖牌回来，为生养我们长大的泰国争光！到时公公当啦啦队去！”这几句话，也许说得正中下怀，这群龙子龙孙即刻欢腾起来！这个跑来自向公公“干杯”，那个跑来自向公公“干杯”……

直到老陈手上杯中的酒全干了，才发现他们来“干杯”的，都不是酒，而是可口可乐呢。不知是喝醉了，还是乐坏了，老陈居然如老玩童和孙子们一起，边跳边喊：“猜唷！猜唷！猜猜唷！”

三杯酒落肚，老陈诗兴来潮，摇头晃脑吟起了什么：“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孩子们问他吟的是什么意思？他却绕了圈子说：“八年后要是还不明白，再告诉你们。”

老先生的希望也是后辈人所向往的，哪一个炎黄子孙不想光宗耀祖呢？小说透过“三杯酒”表达了所有海外华人对祖国的爱和对奥运的期盼。陈先生对

子孙后辈的教诲，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祖国的不断强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中文以及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将会在海外华人的心中永远生根、开花、结果。

小说的结局令人伤感，老陈终究没有看到北京奥运的开幕，但最后的遗言却是“惊涛拍岸”，振聋发聩。同时又是一个余韵悠长、别具匠心的结尾，颇具“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味道。

呜呼！老陈活不到 2008 年，已于 2007 年 12 月 7 日辞世了。当他要闭上终极眼睛时，还念念不忘 2008 北京奥运的召开，他留下的遗嘱：家祭时，千万别忘记告知泰国和中国获得的奖牌。

应该强调的还有一点，小说中的爱国激情已经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老陈对其居住国——泰国也饱含着深情。在这方面作者表现了泰国华人融入泰国主流社会的深度，也表现泰国华人宽厚善良的情怀，这也正暗含着奥运“世界是一家”的主题。这样的人性是慷慨激昂的人性，是鼓舞激励人们前进的号角！

曾心喜欢选择有民族意识的，或由民族意识生发出的世界意识与国际意识的素材，比如《蓝眼睛》。显然，这种选材有利于主题深化的开掘。

曾心通过《蓝眼睛》，在主题深掘方面探索了一个崭新的境界。那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仅仅吸引着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她还吸引了蓝眼睛的洋人。吸引了众多肤色的人去学习、探讨、研究她。这个主题的深入开掘，以中华文化为背景，便有了更深刻的内涵。《蓝眼睛》通过一位母亲对儿子找媳妇这样一件世间最普通的事情，反映了当今世界对古老的中华文化的态度，和中国日益强大对世界的影响。也反映了当今中西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主题的深掘，也必须依靠内容。故事的焦点是儿子为传统的中国妈妈招来了一位“洋媳妇”。这一点是母亲最怕的！小说矛盾冲突也因此展开。曾心借小说中“父亲”之口，一下子为主题的提升和深掘打开绿色通道：“当今世界变了，情人眼里已没有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了。”

这篇微型小说给我们深刻的启迪：中华民族 5000 年的文明，不仅仅是属于炎黄子孙的，她也是属于世界的；她不仅仅是中华儿女的骄傲和自豪，也是全人类的骄傲与自豪！

第三节 强烈的情感色彩

曾心微型小说创作中，有很多人物形象多角度地成为了作者思想境界的延伸。作者崇尚进步，渴望光明，希望我们的世界充满爱。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作者的爱更是仁者之爱，博大宽广。他可以化刀枪为玉帛，视富贵为粪土。同时，他身在泰国，深深受到佛家思想的耳濡目染，所以作者的仁爱，又渗透了佛教的慈悲情怀。作者笔下所塑造的正面人物，是作者希望和光明的象征。

一、作者之“情”

写“微型”，我不擅长“无中生有”。我偏重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家族和亲友的经历中，去找创作素材的“胚胎”。这些素材，有的似陨星，稍纵即逝；有的像金子，闪亮不灭，甚至渐渐擦亮储存在我脑海里某些类似记忆的火石：通过想象，调动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全部的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想象力，有如滚雪球，越滚越大，重新唤起另一种相互渗透而改头换面的具体感受，从而进入一个似曾见过又未曾亲身体验过的真实。在这过程中，往往由表及里，由注入情感到疯狂追求，甚至随着人物酸甜苦辣的经历，情不自禁泛起自己喜怒哀乐的心绪。若是写到了关键处，突然心灵一亮，好像见到文中的“眼睛”，即主题座标的显露。那时往往有一种自信与惊喜——“结晶儿”即将诞生了。”^[19]

“文章喜曲不喜平”，微型小说更是如此。但是，能否在寥寥数百字内，峰回路转，起伏跌宕，廊壁错落，曲径通幽，是微型小说作家必须面对而又难以对应，颇感棘手的难题。然而，曾心做到了，纵观其微型小说，可以看到作家独具匠心的构思和得心应手的安排。他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搭建新颖别致的庭院，构筑巧妙细微的园林，描绘色彩斑斓的景观，刻画生动活

泼的人物，笔者以为，这一切和作家在作品和人物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真切情感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在微型小说中，运用浓重的感情铺衬，以情领篇、以情叙述、以情感人、以情示理的扎实功底和技巧。

微型小说《老泪》，可见一斑。

《老泪》全篇短短 800 余字，写了陈五老人晚年的遭遇，令人感慨。而作者的感情处处可见，是文章的灵魂。

（一）以情领篇

大音乐家贝多芬说过这样的话：“作者激动十分，听众激动五分；作者激动五分，听众激动一分，如果作者自己都不激动，怎么能感动听众？”

细细品读曾心的作品，你能感觉到，每一篇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又像一颗无形的石子儿，投入读者的心海，在水面上激起层层涟漪。

《老泪》开篇就一句话：夕阳西沉的傍晚。寥寥七个字，却饱含了一种说不清的思绪和情感，一下子便把读者带进了浓浓的感情画卷。每个人都感受过无数个夕阳，感受过无数个黄昏，感受过无数个傍晚。那么，今天作家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夕阳，什么样的黄昏，什么样的傍晚？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作家的深情所感染，默默地跟随作家走进一个陌生的夕阳，陌生的黄昏，陌生的傍晚……

人世间最能感人的莫过一个“情”，作者就恰恰紧抓住这个字，一下射中读者的心靶，把你领进作者的故事中，跟着作品中的人物去爬险峰、过峻岭、越沟壑、跨天堑，去感受作品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使你不得被作者的浓情所打动，不得不跟随作者去领略人世间的凄风苦雨，去观察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和冷漠。

（二）以情叙述

小说以叙述为主。叙述是作家的基本功、看家本事。越是基本功，越能看出作家的水平。曾心的微型小说叙述，可谓独树一帜，他以情叙述的。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叙述中却情浓意重，把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感情融为一体，像

电影中的淡化出入，人物随叙述渐渐清晰、丰满，而情感却如烟如雾，慢慢被读者吸入体内，膨胀、激荡、升华。

他的男孩陈雄笑吟吟从店里走出来，亲昵地挨近父亲的身旁，捏起两个拳头轻轻地捶着父亲的肩背：“爸爸！怎么这么高兴，吟起诗来呢？”

陈五侧过脸，把只剩下几颗门牙的嘴巴凑近孩子的耳旁：“孩子，你爸已经老了，准备把店里的生意交你去管！”

父与子的两句对话，把此刻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感情暴露无遗，淋漓尽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所流露出来的两种情感。儿子陈雄是为了早日接班而取悦老爸；而老店主陈五却是舐犊深情的真实流露。

此时的陈五已经是“日薄西山”，在夕阳西下中感到了人老后的孤独与对儿子的希望。对希望的憧憬让他不由自主地吟唱古句。这是一线希望，即使是连作者自己也感到是苍白无助、无可奈何的希望。此时虽然夕阳西下，但是还能让陈五感觉到“无限好”，还能照亮眼前的景物。此时的高兴也恰恰是后来悲哀的感情伏笔，作者欲抑先扬，使读者在文章结尾时，跌入感情的谷底。

（三）以情感人

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0] 曾心小说中感人的地方，悲剧因素居多。《老泪》中的三个人物都是悲剧，以陈五为最。

活到七十三岁的陈五，以往尽管生活道路多坎坷，也都能熬过去，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如今在他肉体衰老之后，亲生骨肉给他这样“残忍的一击”，他的心灵崩溃了，老泪顺着面颊两旁的深细皱纹流进嘴里，流进瘦瘦的肚子里。

故事一开始那个高兴的陈五，从没流过一滴眼泪的陈五，流泪了！

文章第一次点题。点题之余，作者仍然没有忘记以情感人。陈五现在已经从感情的顶点滑进了深渊，从一家之主变成了看儿子、儿媳脸色的奴仆，无权支配自己的钱财，稍有动作，便被看成无耻之徒，形同窃贼。

一天傍晚，陈五打开钱柜，正要伸手拿钱去买烟酒时，站在店前的陈英雄斜视着他。儿媳蓦地捅了自己丈夫，呶着尖尖的嘴唇暗示着：“那老头子又拿钱了！”陈五思想毫无准备，伸出的手一时僵在那里。在嗡嗡作响的脑袋里，响起儿子战栗而哆嗦声：“爸！现在生意竞争，钱难赚，今后拿钱也得先说一声！”陈五把眼睛一瞪，那两道光波似两把利刀，刺得儿子垂下头来，儿媳却把脸朝外看。这时三副脸孔都很难看。最难看是陈五，整个神色即刻似枯萎了，脸型只剩下巴掌般大。

作者精雕细刻的那三张难看的脸，像三尊雕像沉重地嵌入读者的脑海，久久不肯褪去，又如同三把皮鞭狠狠地鞭笞着读者的心灵，鞭笞着那些道貌岸然的不孝之子！同时读者也不得不为陈五掬一捧同情的泪水。

(四) 以情示理

“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数年后，陈五被儿子和儿媳送进曼谷郊外的某家养老院。在走之前的一刹那，他还记得从床底下拿出放在南来时的旧篮子里的一本银行存折。对着存折里的四位数字，他不禁老泪纵横：“我一生的辛辛苦苦，就只有这一点点，在进棺材之前是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了！”

文章结尾，陈五老泪纵横，对天长叹！

文章再次点题，使读者的心灵受到又一次更加强烈的冲击，受到又一次更加强烈的震撼！

此时作者的感情随着陈五感情的爆发而降到冰点。叙述客观冷静，连陈五的对白，让人感觉是那样的冷漠，几近嘲讽。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用情极致，以致无情！”作者看似冷酷却是对纸醉金迷的铜臭世界无情的鞭笞和控诉，是对无数被亲生骨肉“残忍一击”的孤苦老人浓重的爱护和同情。

小说中，没有一句说理，没有一句批评，没有一句感想，没有一句论述。读者掩卷后，能明白作家在告诉我们什么吗？

刘再复^①曾说过：“有情”与“童心”是作家心灵双轨的追求。他觉得，人有爱，对世界才有情，情是从爱中漫溢出来的琼浆。有童心，尤其是“在拥抱知识之后又能返回孩子的状态”，才有纯爱，纯情。

因此，推动这“双轨”追求的动力则是爱：“爱是文学的最初的源头，又是文学最后的实在。”曾心在创作微型小说时，常用第一人称。作品中的“我”，多数是作家虚构的，也有少数是真真假假的作家。多数的“我”，其目的在于穿针引线，使之显得有如身临其境的真实。但作品中的“我”，已经寄托了作家个人的感受、领悟、审视、意识等。如《蓝眼睛》中的“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今世界变了，情人眼里已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了。”^[21]无疑，这种思想完完全全的就是作家的思想，是曾心地球村思想的反映。所以，作品中的“我”不是作家，但是，曾心把自己全部思想和整个心灵，赋予了“我”。

二、塑造人物之“情”

微型小说要“田螺壳里演大戏”，整本的“大戏”无法演，只能截取最精彩的片段。这些被作家精心剪裁了的片段，如何吸引观众、打动观众呢？笔者以为“情”是重要的因素。塑造人物更要赋予人物丰富的情感，赋予人物真实的生命。曾心的微型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打动读者，屡获大奖，正是因为曾

^① 刘再复，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心微型小说中的人物或者说故事情节，大都是以情动人的。曾心写人，不仅仅写人物的遭遇，人物的命运，不仅仅写故事情节的曲折发展，更主要的是在写了人物的喜怒哀乐，写人物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曾心就是这样把一批有着丰富情感，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投放到大千世界去体会世态炎凉，人间百态。这样读者才能跟着作者翻山越岭，爬坡涉水，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曾心就是这样以所塑造人物的思想感情，来感染读者，打动读者。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听书看戏，替古人担忧”，其实并不是替古人的命运担忧，而是古人的情感打动了你。曾心的微型小说能够吸引读者，主要还是人物的情感，并非只是故事。作者的《断臂》，让我们感到心灵的震撼。

在《断臂》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失业者，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身上可能连一个铜板都没有。为了糊口，只好在天黑之后，坐在天桥上，装扮成一个断臂的老者，向路人乞讨。这是一个贫穷到极点的人，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到有人黑夜抢劫，便像只下山猛虎，直扑过去。虽然遏止抢劫，夺回被抢走的钱包，却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手臂，倒成了一个真正的残疾人。那是在一个普通的夜：

在天桥上，有个消瘦弯背盘坐的身影。趋前一看，原来是一个手臂残缺的老乞丐，花白的胡子随风飘动。怪可怜的！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也许现在经济不景气，讨钱也难了。我掏出点儿零钱给他。

作者在此展现了“我”对世人的同情心，也展现了作者博大的仁爱 and 慈悲心。在泰国这样的事情常有，这样的人常见，但是作者独具匠心，写的却是一个“假”乞丐。

猛不防一个黑影从我身边擦过。我手中的钱包魔术般地不见了。处于本能的反射，我惊叫起来！

刹那间，那个乞丐像只猛虎，霍地站起，急脱上衣，追赶前去。这一脱，又叫我大吃一惊——他并没有断臂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到喉咙口了。

读者的心也一下子被提到了嗓子眼儿。深夜遭抢，断臂人突然变成一只猛虎。不由得让人“激灵灵”打个冷战！断臂人究竟何许人也？莫非那断臂人和抢钱人是同伙，串通合谋，在这里演戏骗人抢劫。读者看到此时，脑海中会出现很多的疑问。但作者没有给读者自考答案的时间和余地：

远处的那两个黑影搏斗起来了比金庸小说中的武打工夫还要激烈呐。

一声惨叫，只见一个黑影倒地，另一个逃遁而去。

我惊恐地追上去。哎呦！一个令人战栗的惨景出现在眼前：倒地呻吟的是那个赤膊的老乞丐。在离他身躯一米来远的地方，有一条血淋淋的断臂僵硬地握着我的钱包。

作者不容读者思考，便将一幅血淋淋的画面展示在读者面前。显示微型小说的瞬间视觉冲击力。虽然有了结果，但读者仍然有很多疑点，找不到答案，需要作者回答。

他原来是个工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失业了。为了养活一家老少五口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当了乞丐。然而，好端端的一个身躯，谁会给钱呢？于是他把一只手臂藏在衣中装作断臂，又留了假胡须，装作老人。白天怕被人看出，只好天黑了才出来求乞……

有了这么多“原来”，一下子就把作者的情感全部输送给断臂人，让断臂人的所有行为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怨言，更没有什么要求。将心比心，要知道，一个人失去了一条臂膀，那将意味着什么。至此，读者和作者一起为“他”叹息。读到此处，有谁不想为“他”尽一份微薄之力？想出点儿微薄之力还远远不够，牵动读者心弦的是更深层的担忧。

我问他今后打算做什么？他惨然一笑：“现在断了臂，还有什么工厂要我呢？”忍着流出眼泪的他，嘴唇颤动了一下儿，“我...只好一...辈子做乞丐了。”

这才是读者最关心的核心所在。文行此处，故事结局完整。一个健全的“假残疾人”，因为一个施舍者抢回钱包，而变成了真正的残疾人。结尾虽然不圆满，“好人没有得到好报”，至少读者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无论读者还是作者，似乎还有一腔愤懑淤在心头。因为，尽管事实如此残酷无情，还是希望“人间有真情”。作者没有在此戛然而止：

快要下雨了，乌云忽忽行走。我望着低矮的天空笼罩他渐渐远去的孤影，徒然一道耀眼的蓝光一闪，好像打开我沉重的心户，良心发现似的追了上去：“喂！别走，到我厂里工作吧！”

小说以“喂！别走，到我厂里工作吧！”这句呐喊结束。无疑是这篇微型小说的最亮点。就像那道闪电耀眼的蓝光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惊天动地的雷声轰鸣，震人心肺，把情感推向高潮的最顶端。此时，振聋发聩的呐喊，与其说是来自作品中的“我”，不如说是来自作者的内心。正像曾心自己说，作品中的“我”，多数是虚构的，但作品中所寄托个人的感受，领悟，审视，意识

等，往往渗透在“我”中。所以与其说作品中的“我”是我，不如说作品中的“我”有我心灵的影子。^[22]也正是因为作者具有满腔激情，才能赋予所创造的人物激情满腔。



第三章 曾心微型小说的艺术特色

巴金说过，写作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这似乎很像中国道教的“无为而治”。对文学而言，这当然是至高的境界。

探讨曾心微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和风格，仍然不能脱离作者所创作的微型小说和所塑造的人物；仍然不能脱离写作理论、写作技巧和对不同文体特点的借鉴、比较。

相对于较长篇幅的写作来说，微型小说因为短，更要注重技巧。微型小说的写作技巧、表现技法多种多样，变化无穷，并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因此也造就了微型小说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

第一节 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运动的规律有两点：一是内容与形式相分离，另一种则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统一在一起，曾心的微型小说则属于后者。我们不能单单说曾心的微型小说有一种技巧上的美，其实他是用这种表现形式恰如其分地承载了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唯美主义只注重形式美，着力探索文学形式，文学与音乐、绘画等之间的关系，以增强文学作品的表现力。曾心在这一点上，有着自己的突破。他既注重作品的形式美感，达到了精致的程度，但同时，又把这种精巧的结构与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在世界微型小说文库里，大致存在着两种微型小说的类型：其一，以严谨的结构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注意纵的“时间”的发展，故事性强，情节往往带有某种戏剧成分；其二，写生活的横断面较多，不一定有多少故事，结构比较灵活自由，有散文的风格。曾心属于前者，是创作这一类型微型小说的行家里手，他的微型小说在简约的篇幅里，尽可能地集中表现巨大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有人曾说过，简洁是天才的姊妹，意思不外是，要做到简洁需要才能。对于微型小说作家来说，要用短小的篇幅，简明的手法来表现容量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且要表现得形象鲜明，当然需要深厚的工力。欲走简洁的艺术之路，一定要敢于冒一种风险，那就是，简洁本来很容易流于叙述平淡、内容简单，让人读起来像一杯索然无味的白开水。然而，曾心经过自己挥毫不懈、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努力，他的微型小说写得简洁、紧凑、准确、毫无废话，把文字浓缩到最高程度。这些技巧他运用得十分娴熟，他的故事叙述得看似平淡，但却引人入胜；他的主题鲜明，但却表现得自然；他的人物线条简捷，笔致淡雅，但构出的图像非常清晰；他的勾勒干净利落，但并不僵硬，却又颇为柔和，甚至能于无色彩之中泛出浅浅的色彩，于速写之中贯注微微情趣。看曾心的微型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些微型小说，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中一个极其平常但又极有典型意义的片段，篇幅不大，从常见的普通事物中，发掘出那些能够反映生活本质和表现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作为艺术家，曾心的高明之处，是他反对创造奇遇，从不刻意去编造荒诞、离奇的情节来耸

人听闻。纵观曾心所走的成长的路和他成功的原因，笔者认为，曾心微型小说创作的成功所在，是他能从这些平凡常见的事物中，独具慧眼地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矛盾，这和他的艺术追求息息相关。他的创作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我们举他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三愣》为例。在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贪财吝啬，爱慕虚荣，追求名利，可谓司空见惯。资本主义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过江之鲫，小说中的三愣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生活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到了曾心的笔下，却能让读者一愣、再愣甚至三愣，表现出令人惊奇的精神品质。人物的出场显得有些猥琐笨拙：

外面下着毛毛细雨，一个干瘦佝偻的病人，头上遮着一张旧报纸，步履蹒跚地推开一间医务所的弹簧门。

正坐在案头看《黄帝内经》的李医师，抬头一看，见那新来的病人，正扯下那张湿漉漉的旧报纸，一时觉得，他挂在鼻梁上的那副黑眼镜显得特别大，特别耀眼。

这对曾心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展示作品中人物的好机会，他为了追求作品的完美，追求所塑造人物的完美，不惜让主人公出场时的环境如此低调灰色，不仅干瘦佝偻，头上遮着一张旧报纸，更有甚者，在这“干瘦佝偻的病人”的鼻子上放了一副黑眼镜。而且这副黑眼镜竟然显得那么特别。此时，作者在为第一愣，埋下伏笔，做好欲扬先抑的铺垫。

李医师伸出三个指头给他诊脉。片刻，又叫他亮出舌头。然后说：“请把眼镜摘下！”

病人似乎没听到。

“请把眼镜摘下！”李医师再重复一遍。

只见病人那干瘪的右手举到耳边，微颤颤地脱下黑眼镜。李医师不禁一愣：原来他是个“独眼龙”，右边凹陷的眼窝，却不见那颗眼珠子。左边那呆滞的眼睛，只发出直勾勾无神的目光。

作为泰籍华人，曾心曾到中国留过学受到中国小说的影响比西洋小说更多更深，他喜欢用描写进行表达，尤其喜欢用“白描”勾勒人物。此时，作者使用白描对“独眼龙”的寥寥勾勒，可谓入木三分。

通过对话，医师知道了这位病人患的是如今最时髦的“糖尿病”。但是当病人应该付诊费时，意想不到的情节，令人大跌眼镜：张亚牛——已经让人有过一愣的病人——竟然敢对医师的诊费讨价还价！有谁见过和大夫讨价还价的，张亚牛破天荒的举动，不仅医师，就连读者也不禁为之二楞！

曾心特意勾画出张亚牛这种猥琐可憎，斤斤计较，吝啬抠门的态度，正是为后来的第三楞埋下伏笔。

本来李医师让张亚牛三天后再来，但张亚牛却是“黄鹤一去”，渺无踪影。却是在偶然的一次华校复办的捐款会上，李医师见到了这位敢和自己“讨价还价”的病人。在人们的眼里，这是一个“数米而炊”的窘迫小人，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连诊费，也敢还价？谁想，他正坐在台上，讲述着自己不幸遭遇：

“三十年前，我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两个月的书，不幸，学校被封。我们组织了学习小组，才读不到两个月，波立来抓人。老师被抓走了，我越墙逃跑时，天黑不见五指，一个铁钩，把我的右眼球勾坏了。”他讲到这里，声音低沉且沙哑，伤心地从耳边脱下那副黑眼镜。在座的人的眼光即刻聚成一串光束，焦点全落在他那只没有眼球的凹眼窝里。

事实上，从整个过程来看，一愣、二楞时，谁都不知道张亚牛的详细情况，大家都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事情的真相才揭晓，这样的艺术构思是颇具匠心的。

“读书的人，那是无法理解没读过书的人的痛苦。我右眼瞎了，是痛苦的事。左眼虽能看见东西，但不识字，也好像瞎了一样。”也许他讲得太激动，血脉有点亢进，脸上不禁涨红起来。他有摘下眼镜，用手擦去滚动在左眼里的泪珠。

曾心是个感情丰富的作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激情起伏，或热泪盈眶，或老泪纵横，或吞悲掩咽，或落泪无声。张亚牛独眼中的泪水，激起读者心中的层层涟漪……

“现在学校要复办，我报名参加学习，当个胡子学生。”

“最近，我把一块地皮卖了，想把部分钱捐给学校。”他边说边把放在脚边的皮箱拿到桌面上来。他那颤抖的双手慢慢打开皮箱。

呵！是一箱崭新的五百头的纸币。

李医师和在座的人都愣住了。

故事的结尾出现了第三楞。在这个故事里充满了巧合，但是所有的巧合，曾心都已在前文中作下了伏笔，因此，我们读起来是符合生活真实的。《三楞》矛盾一环紧扣一环，脉络清晰，结构严谨，布局得当，结局出人意料，在世界微型小说试图追求完美的作品中，应该夺得一席之地。

第二节 歌颂平凡中的不平凡

曾心描绘的人物形象，是在忠实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晶，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自觉性，绝无任何盲目性与随意性。曾心在他的微型小说中，创造出系列具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他作品中，曾心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华文教育系列：曾心的微型小说多次描写了华文教育，也塑造了一些不平凡的、具有感人行为的人物。如《三愣》中的张亚牛，《种子》中的胖妈妈和李老师，《李嫂》中的李嫂，《互考》中的老少三代人等，他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读起来，我们感到他们就在身边。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却义不容辞地担起中华文化世代薪火相传的大任。华文教育“任重道远”，而且又是泰华文学的命脉所在，所以曾心笔下的这些小人物将是“星星之火”，定可以在将来点燃华文教育的燎原之势！

小人物系列：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常常有照亮黑暗的闪光点，给人启迪，发人深省。在微型小说《老店主》中的主人公身上，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种不平凡。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形：“诚实人可歌可颂，但常受欺受骗受冤。”

老店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老店主是个泰国老人，极为诚实：

问他：“这东西怎样？”他总是如实说。比如跟他买芒果，酸的就说酸的，甜的就说甜的，你可百分之百相信！

又一次，我买了一斤红毛丹，一束香蕉。他用嘴一核算：“正好五十铢。”我拿了一张紫色的钞票给他，便提了东西，转身就驾车走了。事情也凑巧，事后，我到外国去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到他店里，他妻子向我打招呼后，便进屋叫丈夫出来。咳，半个多月没见，怎么他瘦成这个样子。我以为他要请我看病，便问患了什么病？他说得了登革热，刚从医院出来。边说边掏出一叠早就用旧报纸包好的钱：“这是上次该找你的四百五十铢。”

区区四百五十铢，真算不了什么，却让作者的心灵受到震动。“我”在接过这四百五十铢泰币时，双手不免在微微颤抖，其实这是“我”心灵的颤抖。因为作者大半辈子都在寻找“诚实人”，这次有了清晰的答案：在底层。老店主所遵守的人生信条是家里的老家规：不该赚的，一铢也不能多要。谁能想到，这样诚实的人，却因为一个抢劫犯穿屋而过，把抢到的皮包丢在老店主的屋子里。于是，被警察误认为罪犯，被捉进警察局。而一万铢的担保金，是老店主这个阶层的人无能为力的。

老店主是作者极力塑造的典型人物，它是社会最底层的代表。这些人诚实善良，一辈子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可正是这些小人物常常倍受欺凌侮辱，可也正是这些人用自己的诚实和善良支撑着整个社会。这些人的多重性格也集中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复杂性。曾心自己就说：《老店主》中的老店主，既有诚实的一面，又有软弱的一面。^[23]

在这些小人物中间，既有可歌可泣的感人形象，也有令人颇费琢磨的普通人。正如在前文《断臂》中所分析的那样，一个最耀眼的闪光点，可以照亮全篇。在这一系列中，也有对美好人性的讴歌，如《社会的眼睛》、《如意的选择》、《躲债》、《一块小小的青草地》、《家规》、《复明》等。

小说《古董》是作者在这一系列中，与众不同的一篇作品，人物思想性格的表现可圈可点。

小说中共出场了五个人物，隐含着没出场的两个，雄才之父和 D 君之父，共有七个人物，似乎比《家庭内部》还多（《家庭内部》共有四个人物）。但雄才兄和 A、B、C、D 四君五人中，A、B、C 三人只是“打旗儿，跑龙套”的，人物虽多却并不杂乱，主线也极为清楚。

故事情节非常简单。雄才兄为自己过六十大寿，特意翻箱倒柜，在家中摆出来一件父亲三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古董”。没想到这件稀世珍宝，竟然是 D 君父亲四十几年前失窃的隋唐鎏金“四不像”！但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刻画描写得真是令人击节。请看：

一早，雄才便挂了几个电话，约几位老友到家里小聚，以谈天方式，来度过他的六十寿辰。

他环顾客厅，似乎缺少惹眼的东西，于是从楼上搬来一件父亲三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古董”。

其实，雄才也不知此“古董”为何物，只依稀记得父亲在世曾说：“是件稀有古玩，要好好珍藏。”

寥寥数笔的简单勾勒，人物思想性格清晰可见。雄才爱虚荣，讲排场。为自己过寿辰，嘴上虽说“以谈天方式”度过，其实，也是想借此机会，炫耀一番。如果雄才不事张扬，低调行事，也就没有了小说中发生的故事。

作者对 D 君的描写就更为精彩、传神：

D 君稳健持重趋前，挑起两条高高的花白眉毛，目光像锥子一般的尖锐。

突然，在该古董面前，他呆住了。

大家正等他的高论。

可他嘴角痉挛，双唇有些颤抖，口舌打结说不出话来。

正好，这时雄才的妻子端出茶几儿：“请大家坐下来，喝喝功夫茶！”

D 君乘机躲到一个角落抽烟。随着圈圈烟雾的腾升，他的思绪也旋转着：四十年前家严失窃的隋唐鎏金“四不像”，怎么会“落”到这里……

D 君的稳健持重，油然而见。但最惊人的却是他脑海里飞旋的疑问：四十年前家产失窃的隋唐鏊金“四不像”，怎么会“落”到这里……且不说雄才的父亲和他自己的父亲有何渊源，就是凭现在自己和雄才兄如此亲密的关系，又怎么能说明呢？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导致了 D 君的行为犹豫不决，踌躇难断。小说至此，戛然而止，表面上没有结尾，似乎不符合曾心一贯追求故事完整的创作原则。其实掩卷细想之后，才觉得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尾……

《古董》篇幅极短，情节简单，人物的思想性格却刻画的入木三分，使这篇作品成为曾心微型小说中难得的精品。

老人系列：曾心精心描画了泰国老年人的晚景生活，如《寂寞病》中的李太太，《品茗谈天》中的老伍，《生日》中的李佳坤，《老泪》中的陈五，《老两口》中的陈育才夫妇，《钥匙》中的李伯，《窟》中的无名老人等。本文对曾心笔下的老人系列已经有较为详尽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另外，在他的笔下还有一些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物，如《头一遭》中的汉平，《捐躯》中的玛尼老师，《断臂》中假扮乞丐的失业者，《三个指头》中的老中医，《复明》中的刘三，《老店主》中的老店主等等。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人性中的善良与美好：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对朋友的无私援助。

此外，曾心的微型小说中不仅仅出现了这些具有人性美的主人公，还出现了一些恶与丑的人物，如《第一百零一例》、《啊，人心》、《家庭内部》、《丧礼上的陌生人》、《古董》、《墨宝》等。作者以自己对于真善美的热烈向往和追求，无情地控诉和鞭挞了由于贪婪和占有欲所导致的人性的恶与丑。

读曾心的作品，读者会有一种浸泡在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中的感，没有弄虚作假，胡编乱造的伪生活的异味。

曾心为我们描绘的泰国社会生活画面是丰富多彩的，他的笔路几乎融及泰华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24]